

雾中寻

Wuzhong Xun

胡 刘◎著

一个没睡醒的人，在清晨的雾中……

雾随着太阳的出现而慢慢散了……

她也似乎要醒了，她渐渐地看到了自己，
她也将渐渐地看见别人。

时代出版
APETI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雾中寻

Wuzhong Xun

胡 刘◎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雾中寻/胡刘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396-5993-0

I. ①雾…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6393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汪爱武

装帧设计: 褚 琦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75 字数: 28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第一章 慕映红的早晨 ■ 001
- 第二章 从此名叫慕伏瓦;第一次的看见 ■ 008
- 第三章 一辆牛车 ■ 018
- 第四章 后院(后屋) ■ 030
- 第五章 一对情侣 ■ 038
- 第六章 人事突兀 ■ 044
- 第七章 原地打转 ■ 055
- 第八章 暮色羞花 ■ 061
- 第九章 啄饮仿佛吃喝 ■ 069
- 第十章 有趣的事 ■ 079
- 第十一章 即景与狗 ■ 092
- 第十二章 修女也疯狂 ■ 103
- 第十三章 鱼与水的分离 ■ 115
- 第十四章 飘浮 ■ 129

- 第十五章 漫想行止 ■ 144
- 第十六章 又一对情侣 ■ 154
- 第十七章 一个春天的黄昏 ■ 168
- 第十八章 吊丧与悲逝 ■ 178
- 第十九章 做一个傻瓜 ■ 195
- 第二十章 外面的那个人和里面的那个人 ■ 208
- 第二十一章 一场因果的结束 ■ 225
- 第二十二章 还做傻瓜 ■ 247
- 第二十三章 夜游 ■ 262
- 第二十四章 无情似多情 ■ 274
- 第二十五章 囿囿 ■ 291
- 第二十六章 还是囿囿 ■ 304
- 第二十七章 在一个方框里下棋 ■ 309
- 第二十八章 风波(帽子的颜色) ■ 318
- 第二十九章 白雪公园 ■ 327
- 第三十章 可怜的人 ■ 333
- 第三十一章 相逢一笑泯什么 ■ 344
- 第三十二章 一个人的离开 ■ 361
- 第三十三章 又一个人的离开 ■ 374
- 第三十四章 真的恋爱了 ■ 381
- 第三十五章 梦醒与出道 ■ 396

第一章 慕映红的早晨

再过五分钟就起床。慕映红暗暗地下着决心。冬天的被窝实在让人眷恋。“上班”就像一根鱼刺，总不能让人痛快地吃肉。慕映红思忖着，企图用客观的态度减少些被窝的魅力。经历了一番斗争，她终于一下子坐起，绷直了腿，脚背与腿成一线，舒服地抽搐了几下，迅速穿衣下床，刷牙洗脸，抵抗冷水引起的畏惧。喝了热茶，吃了两片饼干，她走出了门。刚才在屋里时还缩头窝颈，现在穿着厚厚的冬衣走在大街上，尽管冷风拂面，还是有些愉快和豪爽。她四顾，端详流动的行人，得意于自己的暖和。很想对人笑，对谁说几句，但还是闭紧了嘴巴，严肃端庄地走着，暗忖自己和别人没两样。

她从栖身的出租屋出来，穿过狭窄的小巷，经过一闻而知的秒所，再拐个九十度的弯，就来到大街上。她朝东面望望，早点摊热气腾腾，不想过去，那些在寒风中吃早点的人看起来卑微可怜。她，一个瘦瘦的、穿着臃肿显得弯腰驼背的人，怀着对高雅生活的渴望，转过脸向着西边走去。背后传来哗啦一声，她没有回头，一定有人在倒垃圾。在宽阔大街与小巷的相交处，那个有目共睹的地方，有一个天然的垃圾堆。说它“天然”，是因为它的形成和消失

都有些神秘。它每天形成,几日后消失。它总是很惹人注目,尤其女人的卫生巾不加包裹和掩饰地摊在堆里时,仿佛有什么在替它叫嚣。在距离垃圾堆几步远的地方蹲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农民工。他们在抽烟,交换几句简短的评论。他们一定全看见了。这个寒冽的清晨仿佛塌下来一个角、一个窟窿、一个洞。

走到第一个红绿灯,她停下来。为什么?为什么没有鲜花与洁白,没有美与空间?她低着头,过十字路口,向北走去。一百多米的距离,有一家小吃铺。慕映红每天都在这儿买两个香菇青菜包,边走边吃,从不坐下来吃。她慑服于它的简单明了,一元钱加一元钱等于两个包子。它覆盖了一切卑琐和鄙陋,摒弃了复杂和模糊,瞬间到达终点。

然后,她就可以专心考虑了。考虑什么呢?想到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就像泥牛入海,眼见着化了。她瞪眼遥视,抓不住。她茫然四顾,心如潮水澎湃。香菇菜包很好吃。

她在印刷厂上班。很小的一个印刷厂,附属一个单位,从来也没弄清楚是什么单位,就像她从来也不清楚自己走在这个小城的什么街道上一样,仿佛生长在天地间和缥缈在云雾里没有区别。

在三栋宏伟的古典气息与现代气息相结合的建筑物后面,有一座平房,二十多米长,房前有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一棵银杏树、一棵不知名的常青的树。平房有些破败,与它前面的建筑相比,平房就有些萎缩,仿佛随时准备消失。所幸的是,这三棵树的存在使得平房虽然怯懦却仿佛有了点思想。“印刷厂”,这三个字光秃秃地写在一个刷白的长木牌上,木牌就靠在窗户底下,有时候又移到院子的铁栅栏旁,位置经常变动,都毫无疑问地表明这

儿有一个印刷厂。印刷厂没有名字,白色的底子上三个方正的黑字,这样的标牌,加上三棵树,倒像有了名号。

她每天上班都要从宏大气派的建筑物前面走过,绕行、拐弯,暂进笼罩在其阴影下的小平房里,吁一口气,在办公桌旁坐下,透过玻璃窗的灰尘凝视建筑的高大的飞檐、它的气势和坚硬的墙壁及无言的窗户。慕映红眺望了一会儿,感到自己的脚在新买的温暖的廉价的皮棉鞋里很舒适,她蜷蜷脚趾,拧拧脚跟。办公室里,四张桌子,四把椅子,两个木柜子,古老的木制的盆架,上搁洗脸盆,搭着一条失去本色的毛巾。慕映红最后瞅了一眼外面一条逡巡的狗。那条狗正在龇牙咧嘴地抓痒痒,狗毛稀疏,一条患上狗皮癣的狗。她不舒服地在椅子上挪挪,想驱赶这条因为她的注视而趋近的狗。狗毛仿佛碰着了皮肤,她猛然站起来,离开桌子,在屋里徘徊起来,又一次地打量这间屋。

从隔壁房间传来窃窃私语、克制的笑,她没有一点好奇心,然而又想到,这一切都和她息息相关,她是这个单位的职工,这个单位的风吹草动都与她有关,发工资、发奖金有她的一份,别人的事她会照样经历一番。在将来的岁月中,她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像一只小虫,周围是罗网,她却没有被网缠住。

她踱到洗脸盆前停下来,望着盆里的污水。端起盆,向水池子走去。靠近会计室时,听见里面笑语喧哗,经过门口,里面忽然沉寂。有目光瞥向她。她坚定地,昂着头,煞有介事地走向水池子。

公共水池旁,有人洗菜,有人剥大虾,大家都在利用公家的时间做私事。慕映红一言不发地接了半盆水走开了。她的好高骛远、自命清高,仿佛灰色衣服上的闪闪发光的纽扣,在招摇。她也

就靠着它微弱的光的指引,在自己昏暗的生活中跌跌撞撞。回到办公室,坐下,看看前面,她的对面空着,没有人,稍远是两张紧靠在一起的桌子,面对面坐着两人,通常的情况是坐着三个人。总是有人走进,径直走向那两人,坐下,闲聊。她和她的桌子就像生意冷清的摊贩——留不住人。

她听着声音渐渐消失,知道他们都去办事了,就放心大胆地踱起步来,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在脸盆旁边停下,思忖着。洗脸盆,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可没人拿它洗过脸。这个印刷厂,在她来这儿的三年里没印过什么。门前空地上堆着破旧的印刷机器,有草挤着钻着冒出来。

渐渐感到冷,走到门口站着,听见有人说要下雪。下雪?这个词仿佛一枚红辣椒投进油锅里。她跺跺脚,搓搓手,原地转了几个身,产生了和谁说说话的念头。从他们门前经过,有的人在打毛衣,有的办公室空无一人,老田头又在睡觉,口水和鼻涕都流了出来。没人会对老田头的睡态有疑问。老田头快六十了,家住马庄,每天骑车四十分钟来上班,来了喝杯茶就睡,接近下班时梦醒,骑车回家。冬天的冷风经常吹得他感冒,鼻涕邋遢与他布满灰尘的呢帽成了老田形象上的传神之处。

她沿着平房的走廊走着,又走回来。这一长溜平房一共有六个房间,她经过六扇门,心里纳闷,所有的看起来都一样,如果她能融入其中,会看到多少新奇?只不过像今年入冬的第一场雪,仅湿了地皮。她低头沉思起来。

一阵咯咯咯的笑声响起。她抬起头,看到一张抹着润唇膏和淡扫细眉的脸正望着她笑,正要开口,这张脸忽然说道:“小慕——

慕映红。”伴着很有含义的笑。似乎笑者很吝啬自己的笑，这笑的后半截留在嗓子眼里不出来。似乎不言自明，“慕映红”三个字是多么可笑怪诞，需要刀砍斧斫地修饰才能表达。

被这种含义丰富的笑弄得有点烦恼，她不由自主地用巴结和友好的笑回应，准备与这个女人扯几句。这个女人是会计，自己每月都要从她手里领钱，每次看到这个女人，慕映红就感到现实的冷酷和刚硬。她讷讷地咕哝道：“赵会计——”赵会计用四十五岁女人洞察一切的目光盯着她，又好像在笑了，不说什么，稍停，走开了。慕映红有些尴尬，有些不快，好像被人看到了内心，这内心又是多么令人不屑。

她继续沿着走廊向西走去，回头望了一下，赵会计正优雅地踩着一种叫作“三四步”的舞步在门口转圈，嘴里还哼着什么。锃亮的皮鞋、笔挺的衣服、一丝不乱的发型和僵硬的舞步，都透露出做作的情态。优雅？那只是世故人嘴里的流畅。

为什么这样？赵会计对她还算客气，有时也含着点小觑。她忽然愤怒起来，脚步踉跄，左脚绊着右脚，险些跌倒。从身后传来啧啧声，舌头挤牙齿的声音。她又回头看，准备用一笑作为回应。赵会计已经踩着轻盈的——全厂人都认为是轻盈的（除了慕映红）——步伐走进厂长室。那女人的背影，从后脑勺到脚后跟都在抒写着从容不迫和高人一等。

感觉很淡薄地在心里旋了个水花。

什么都进不了她的心。她的心拥挤，认真探究时，它们又纷纷逃逸，空无一物了。

从最西边的房间里传来喧哗声。屋里的桌子上放着瓜子、糖

果,几个年轻的男子女子正在说笑,看到她进来都停顿了一下便又开始欢闹。她忽然心生感激,如果他们都因为她的突兀出现而噤声,她将是非常难堪的。奇怪的是,她从前不曾意识到这一点,此刻这一点却是那么明显。

她不知该说什么,就站在角落里望着他们,希望自己被忽略。年轻人互相瞅瞅,开始谈论中午吃什么。一个女子总是用手套砸另一个男子的头,对他的任何提议都报以嬉笑和斥责。慕映红对于他们的嘻嘻哈哈抱着高度的容忍和理解,认为她看到的一切、感到的一切都是磊落的。那个女子不停地用手套扔那个男子,那个男子不停地闪避,嘴里不停地叽咕着惊奇。当那个女子第二十次把手套砸向他的脑袋时,他仍然像第一次一样感到惊奇。慕映红赞同地笑着,生怕自己的憨厚不能从笑中散发出来。

玩笑和对午饭的盼望使她索然。她毫不犹豫地走了出去,听着他们在背后争论是番茄鸡蛋浇面好吃还是茄丝肉丁浇面好吃。番茄?这个季节会有番茄?她疑惑着,想驻足细听,从身后传来一声轻微的话语:“孤僻。”她走到院子里,望望天,望望树,望望自己的那间办公室。

低着头走进来,站在门旁又犹豫起来,回头望望,也没有什么。进去,坐下。拿出镜子照照,不满意,拉开抽屉翻翻,没什么。从包里掏出一本书,好像心无旁骛地看起来。这是一本《医古文》,繁体字。娱乐休闲的报纸杂志都读腻了,现在发现看不懂的书也很有意思。

她使劲地瞅着那些繁体的方块字,心里一遍遍地描画着,渐渐感到每一个字都像一个人。如果能从这些印刷体中感到趣味,书

法恐怕会更加意味无穷。她开始一句一句地默读,实在不懂的马虎过去,等看完全篇,却也像火中取栗,有一种冒险、披荆斩棘的情趣。每有所悟就放下书,沉思默想半天。偶尔惊诧,过去有这么多神医,现在似乎没有。

忽然一声尖叫让她惊愕不已,回过神来细听。会计室里,陈林燕,厂里最开朗的女孩子,正在大谈恋爱经。最惊世骇俗的是,她竟然大叫:“快来欺负我!”慕映红一愣,屏住一口气,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表达!

第二章 从此名叫慕伏瓦；第一次的看见

慕映红想起自己读过的一个叫什么伏瓦的人的哲学著作，非常仰慕，暗地里给自己改名，叫慕伏瓦。这个名字在心里叫过许多遍，从没有说出口。慕伏瓦，她想，我把他写在日记里，有了这样一个名字，会好受得多。这栋房子确实是青砖灰瓦。一个名字仿佛一个诺言，王强肯定比王富贵有更多承诺，慕伏瓦肯定比慕映红有更多坚忍。慕映红坚信，一旦自己改名叫慕伏瓦，就会有崭新的生活。在每天上班的签到簿上用力认真地写上“慕伏瓦”三字，抬头环顾，希望有人问，她立刻解释：不是哲学家，是头顶一片瓦。

她默念着这个名字，感到鳞甲纷纷脱落。她告诉陈林燕，等于告诉所有人。没有人惊奇，没有人询问，他们只是交换眼神。陈林燕竟然也不反问、不质疑，一张漠然克制的脸。她走出别人的房间，似乎听到背后有人不出声地笑。陈林燕从此会在远处大声招呼她时称“慕伏瓦”，有时还眨眨眼。

又看到一句莫名其妙的话，慕伏瓦呆视半晌，起身出去。令人费解的语言组合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就像乱石堆，沉滞无意义。她心里嘀咕着那句话，走至走廊上，那句话已经由一团灰雾凝聚成一个小小的灰球，发着微光。她，则如含珠的蚌，用自己的血肉摩擦

着这粒沙。它,始终不肯屈服,抗拒着理解和通融。在这个缓慢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不明白,也释然了。吃东西,不清楚食物的营养和化学结构,也不妨碍吸收与满足。那匆忙的脚步、焦虑的眼神,纷至沓来。

在院子里再一次地茫然四顾,三棵树仿佛三个勇士,凭着自身的强大在四季里荣枯。银杏树和桂花树只剩了秃枝,记忆里还有它们春天里的勃勃和秋天里的卓绝。另一棵常青树,没有人会停下脚步注视它的层层绿叶;只有当雨雪的天气,凄凉的环境才衬托出它的永不淡薄的浓情蜜意。这忠贞的永不会背叛的伴侣。

有人注意到她在树旁呆视良久,不解地看了她一眼,赵会计心知肚明地不屑地笑着走过去,陈林燕大叫:“瞧,她又在那发呆了。”她一愣,讪笑着,讨好似的看看四周,咬咬嘴唇,走进屋。屋里依然没人,就是有人,她也还是觉得没人。

空气像透明的纸,覆盖一切,又分明隔着一层。

从远处传来细微的窃窃声,用心去听,一群人正在哄笑着散开。他们又聚集在赵会计屋里了。赵会计是这个小厂的精神领袖,指示着厂子里的风向,大事小事、厂领导的喜怒哀乐都在赵会计屋里抖搂出来,赵会计的喜怒哀乐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慕伏瓦再次在桌边坐下,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屋里的家具开始起伏、变形,那一条条直线像蚯蚓一样扭动,淡黄色的桌面幻化成沙丘。她转动了一下眼睛,看出这个空旷的办公室顽固地静默着,戒备着她。空气静悄悄地凝固起来,她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这时,仿佛有人走近。

慕伏瓦的办公室在东头,她已经习惯了听见脚步声走至门口,

停顿一下,犹豫是否进去,后想到了什么似的猛然离开。这间办公室自从贴上了她的标签后就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同屋的另外两人耐不住寂寞就常常去别的屋。这次有点奇怪,脚步声没有在门外停下,持续地响起来,终于挨近了门口。她也忽然意识到有人要进来了,胆怯地缩回视线。不用多想也知道不是同屋的那两人,这是一种陌生的脚步,夹杂着一种熟悉的状态,一种奇怪的预感。她差点要站起来,冲到门口,结束这种乏味的好奇。

厂长带着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她惊奇的面孔加上疑问的神色显得难看。厂长瞥了她一眼,微笑着说:“就坐这儿吧。”她迅即意识到不是和她说话,是和那个年轻的小伙子说话。厂长拉开椅子,年轻人就在她对面的桌子旁坐下了。她也坐下了,没人想和她说什么。厂长微低着头,抽着烟,含笑走出去。她扫了他一眼,为什么她的前面有个男子呢?那个座位永远空着更好。现在她不能随便地唉声叹气,不能随便地发愣卖呆,不能随便地走来走去,这个房间里有了一双陌生的冷峭的锐利的异性的眼睛。

她把目光移向外面的一块天空。灰云密布的天空。看看表,才九点半,离下班还远着呢。今天中午吃什么呢?再一次想起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想过许多遍了,从早晨吃过两包子之后就在考虑这个,偶尔会忘记,又忽然想到。拾起一本久违的书,又怀着相似的状态翻阅起来。

没有想出几个碟子几个碗,不过把每天中午都吃的东西回忆了一遍。她最近每天中午都在出租屋附近的菜市场上一家兰州牛肉面馆要上一碗牛肉面和一碟凉拌菜。她的家离市区比较远,单位却在市区,她就在距离单位有两条马路的批发市场旁租了一间

屋,租金不贵,一个月五十元,母亲的意思是让慕伏瓦中午在那歇歇,下午下班后还是回家,她却觉得待在出租屋里更自由。不知道自由的意思,却立刻喜欢上了它。躺在床上看书,该睡觉时不睡觉,有时用零食代替正餐。

一种过了今天没有明天的感觉。

她浑浑噩噩,思绪万千,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不知身在何处,不知寒来暑往。她不解风情,又宣称:只要是个男的就可以结婚。这句话让单位的人晒笑了很久。她的意思是,世间的婚姻都一样,世间的男女也都一样。

老天爷不会让一个人永远悬在半空中,只要活着就会坠落。总有一天,她会理解赵会计的从容和陈林燕的勇敢。这样的日子不会很远。

她漫不经心地看了他一眼,像看一只玻璃杯。她的眼睛无处着落,又瞥了他一眼。这个年轻人头发干枯,面容憔悴,厚厚的嘴唇裂开了皮,好像吃过许多苦头。她想,这副尊容很独特。他看起来是那样老实,始终低着头,玩弄着手里的一把钥匙。她大胆地瞅了他一会儿,他则垂着眼皮。这一刻,她似乎感到空气的浓稠。

不过,没什么意思,她又这样想道。她乐于这样定义自己。这个黄瘦的沉默的不够帅气的小伙子。不够帅气。她不会预料到,有一天,他会成为她心中世界上最好看的人。即使预知这一点,她仍旧无精打采,无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他都和她毫不相关。她不再考虑这个,本来也没考虑什么,也没什么可以考虑的,她还是决定不再考虑。她抽出一本书,《百年孤独》,从书摊上买来的,五元钱,很便宜。这是一本质量低劣的盗版书。她稀里糊涂、眼花